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巨鵠

欽定四庫全書

少谷集卷十九

明 鄭善夫 撰

書三

與王時行

囊山之別便至今不相見人生幾何良友幾何苦哉苦哉伯固兄竟死矣善夫歲裏一疾亦幾與吾兄長別少年兄弟今髮已種種平生勛業未曾植立毫分值此聖

明中夜思之蘊念何極吾兄蓋當乎時命者也時豈易得惟吾兄以古上賢自待自心身上楷之事業要令德性用事自然功用無疆矣歲裏有奉懷之作今并錄去子才崇道俱有書道意抱戀不盡

答張起溟

使至手書珍重悉兄心事良用縈念然君子唯修其在我者所謂遺而不錄其失在人於我性分上良無一點加損然吾輩因此復可加一段警惕進修工夫道理其

實無窮學問到老只是不自滿望道未見有古人意思
是如何兄如此根器當求作百世人物眼前細故何足
上懷抱尊鱸之思但看發出是道理是意氣意氣却能
害心善夫意兄此時此地且可行所學盤根錯節正吾
輩致力之地擇地而蹈之恐非聖賢正法萬萬免動此
念如何如何善夫即日戒行矣劣才病體當局甚迷唯
兄有以教之府治文冗次所就殊不成章尊翁傳并往
稽慢萬千相會在何時寫穀仰怛

與宗道

昨夢井水溢起而作歌偶便錄此代啓素翁行已附一
啓大約是述自己行藏於知已者迂拙唯甚不出意較
多新正執之行亦不令走知想以走執迷頗固也有追
送不及詩今亦錄去乞為轉之見走不忘於執之也此
外唯勸東岡廣詢天下賢才布之百執事然人才各有
偏勝用之當位然後可取其効此是培植國家元氣至
緊要者萬望寄懷唯此耳幸留神至念至念

答小野

承手翰已悉存念賤體苦未佳山林中讀書談學之外
無多人事煩聒精神血氣已大非往時因審老兄民事
叢積尚有餘閒養靜之功過人遠矣出處上有此聖明
走非果以忘世也求人知與自衒以往者均是枉已今
日之出必以平生所究心者為國家効尺寸安時處義
固難其進矣非敢任情也年歲不足家唯饘粥蔬水大
小皆便習只此至死不苦也承念承念南雄之政聞有

古人風甚慚時不可失眼前百姓少安未是至極飲酒賦詩似亦無妨於政事然有二說不知是政平民和後天下之樂乎抑只是郡事尋常自有餘力而得云云乎走斧曝之意惟恐老兄不肯為古人也古人極難為亦極易為唯在堅其志而已如何思道近作何官久不通問矣會面何時不勝翹企

答歐陽崇道

近日事貧士只是要便宜公養聖賢之度恢公輔之量

教戒之足矣萬勿動心朋戶之法居今之世勢不能清淨其源欲均節民力恐聖賢亦無有別法衆輕易舉民不見累凡百催徵併力分干亦甚易就且免侵漁細民之弊此法甚美非一端也中有下戶為朋者倘加至三四人行之十年消乏自少矣尊稿妄點抹一二奉內閣下封伯此另是一世界中事春秋定曰紀異時事如此天下豈有太平之望耶不肖終老岩壑矣早秋欲往蘭溪弔章公即回至期欲請一引預干草草奉覆

答林志道吏部

草堂奉接後再承手教深眷謭劣何足以承之愧感愧
感令弟到省善夫正卧病近方得問起居疎慢萬萬適
得執事謝病消息明時壯歲建立事業自是吾輩分內
事計執事才力豈宜閒居秋涼幸備辦上道以副君相
用賢至意至望至望善夫比日無一事長進又無師友
相覺發去日苦多大可驚怛作計負笈出遊莆實在意
中也未便云云功名事善夫嘗自揣而安之又恐一向

頽易一旦即死何所藉以立於世未免與草木同朽矣
執事相知幸有以發之尊夫人壽文見委荷在通家子
姪萬當執役但善夫名位素薄文事又非所長操墨班
門白地退數舍矣豈敢豈敢素翁議禮疏聞再上不知
聖意稍轉動否山齋伯固近況且如何附問未面惟為
道自愛

答陳執之侍御

春間傳使節至岳追送不及有詩附宗道處宗道歸發

回此情未有以達左右也承諭道德之論出處之節敬
佩敬佩時事已轉至此乎幾微之間治亂之判也廟廊
臺諫想悉小貞之理中興自古與創業不相及要不令
小人尋得吾輩空缺以為口實大同而默化久久當自
定也如何從仁為何喪心讀書知道理乃有此疾不可
曉不可曉草草布臆餘惟為國自重不悉

答林德敷

瑣事雜沓未得侍不任蘊懷南曹之命於懶拙病軀最

宜崇卑不論也行色大段在莫秋親戚墳墓顧自戀戀
矣七夕後敬當過從君載自是遠器向會思抑深有成
就之意萬勿局而小之此却在父兄前輩聰明特達者
何限然所就竟如何辭藻中亦見其意向所在文章猶
美色最易溺人若非豪傑士鮮有知反者親事君載尚
未除須與入白下如何俟面究

答汪希周太守

故情稠疊何德以堪之善夫別呂上即發寒鬱疾瘻喘

連日痛楚不勝畢竟吾人只是蠶鹽之分耶集山詩呻吟中得無好佳思此外唯願尊兄廣施仁惠然行之却有次第獲上則志得行審委任則澤下究去貪汙則政徹逐舞文之吏則法不撓勦惡人則民安同其好惡則民從廣詢博訪則得民瘼振風節表恬退闡幽伏則民勸此數者獲上最難人孰不欲令名令名衆之所忌獲上之道功則歸上怨則自歸民至愚而神畢竟令名自有攸往矣福州十邑惟福清稱梗一變尚未至齊治法

須是粗枝大葉其風氣如是自古未有以變之也閩邑
在有穿窬并舞刀之徒瀆海造巨舟者多是強寇法當
去其太甚亦杜漸防微之道也芻蕘之見不覺縷縷為
吾兄盡之病次言不成章惟採行一二幸甚

答道宗

辱書併見所上封事大丈夫樹身為君固如是也甚慰
甚慰時論以子言不遜而復惴於心士君子既定志而
復懼乎懼則寧無言言既慰志禍患之來聽之也惟吾

予益自壯走無似自廢一邱愈自離索無足語知已草茅固耿耿耳近來應緣不與當道通人事人事尚覺擾心卽欲入山畜艾自康飯糲茹淡以逃於空虛復恐擺脫不盡靜久而念生耳吾子以為何如幸教我世事多艱忙閒固各有所惟毋泥於迹為道自重四月初得一犬予併告知己

與林德緒

道宗回備悉動止康泰知榮轉在早晚喜慰近聞三邊

聲息甚大在吾輩尚有遠憂耳不識廟廊諸大老長算
如何或者邊徼常事路遠傳訛而在不必憂者幸以相
聞杜門數時了無有得轉覺閨寂京中諸欲聞者幸毋
惜一一相聞

與萬吏部

自廢歸奉違已及三載獨處荒村數千里外每憶曩時
晤語被蒙深眷曷勝追想走在京師時薄德謙行謗聲
在人而執事不加罪且洒然無疑也走何修得此於吾

兄哉自登籍以來德不加修一行作吏善名不外傳而流言已滿人耳揆之朝廷任人合在罷黜之列耳及自放歸復不能如箕山澗濱脫略人間事每聞風勁輒有飛颺之思邇者刻志杜門於六籍上究探一遭略不得其涯津迺姑舍去復於百家上而繙之求古人所以用心處然而病日不加少識履日不加多大抵中無所得涉獵羣書徒取勞苦耳方叔賢在西樵築室靜坐深有所得靜中作用甚大走顧不能也近聞近夫首舉內補

近夫海內一大人物也方今冢宰亮方光大執事贊之
有賢如近夫者其擢用也固宜然數澤之間不遇知已
甘淪汨而不悔亦尚有遺能者乎走實無似未敢勤大
君子心力北土先秋天向凜萬惟加餐自愛不宣

答王時行

拜緘識君子動定走向所圖地又成畫餅時俗以吾輩
宦歸似深有所要可笑可笑以吾輩不免於求田問舍
反觀亦自薄甚矣別後日處荒穢清思漸減恐愈久與

俱化耳石竹嵒九鯉久所願遊按志復得麥畲夢寐蓋先我陳迹耳俟早秋腰鎌稍罷即巾舄過壺公從吾子方外結烟霞好如何年來乾清之變切於鼎雉聖天子之詔上於輪臺重可為宗廟賀社稷賀天下臣民賀但恐有司輩不肯上體天心與聖情耳見素時周二大老為達殷勤方抱病不備

與近夫

比入北人事風物倍協愁端維君僻戾海隅維太初寓

跡無端杳莫達所存無任結鬱時下滯濟中幸接令弟
致區區道揆乖艱惟涼溫自攝不一不一

與張青田

去冬修問詣今缺二時耳蓋冬春之間有攢冊起程之
故兼以畏途以無使坐致閼如實抱戚戚青田新令殷
近夫富於六經子史制行甚高詩文亦非近代所有政
事亦甚精真天下豪傑也同朋相與豈無麗澤之益哉
忻喜忻喜近聞學官不論有無功績即以學行課陞黜

於官人之法庶乎公耳王節甫已擢邊郡令婿回否太夫人音信嘗通否在京師一月甚無賴即欲得一歸病亦無時少脫今雖未即決時事如此復欲為家人輩圖衣糧以濟寒餒而憂皇輜束如此計亦拙耳人生貴適意大抵只在一歸也夏將中動定自攝

與張青田論號

向以一山同張元德誠是且犯古人但改曰介石泉一逸復曰一鶴殊覺未穩介石泉青田之勝也愛其名須

顧其義今曰一逸不過泉上之逸耳於介石字義似無
力且無用功處况古亦有五字號者鄙意請易為介泉
如何曰介已包石字見堅忍意曰泉見流動意如是則
有着力下手處耳不鄙當走書近夫為作介泉記善夫
當作介泉先生傳如何信便候所以罪過罪過

與近夫

陳準卿去附狀草草適使便致所欲聞目下敵兵十萬
分入三邊大同新喪師請兵請糧請馬之使道路相望

邊儲已數月無支通太二倉又無一年之積江南財賦
皆供不足以給俸食况水旱蝗賊連歲相仍乎急則民
亂緩則國瘠廟廊諸公如之奈何都下六軍食粟者九
荷殳者一而久借邊兵於京師憂念其室家日夕惶懼
氣已奄奄矣邊馬喪亡無數太僕馬政徒有其名勁敵
壓城方縣金募駿是猶千里齎糧以濟旦夕饑餒能不
枕藉以死者耶內患外虛天災地變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此輩厝火已然又益以薪吾儕力不能救而又安之

而不知避之亦愚甚矣孟望之謫桂林李自古謫泉州
何粹夫謫開州賀志同謫處州未遣而待殃者不下數
十人憂世之餘亦不能自忘情也走在告月餘心疾轉
劇先人墳墓汨沒荒莽歸志甚銳計七月當疏八九月
或得歸如道鮮險虞身稍健當走千里候君於鶴溪之
曲共悉行藏耳適心事不寧努力相聞惟加飧熟眠不

宣

寄方思道

與予別忽更一年每憶吳中晤語書帛往來如旦暮相遇一旦別去南北數千里遂至闊然未嘗不望雲出涕海內故人合散之跡有如此哉到京師故疾復作覽世味惟有一歸來時別應期知予襄事畢避亂衢州竊喜心得一會然獨不相聞何哉至杭居月餘欲過會稽探禹穴登天台石梁與石門鴈宕諸山而後沿金華來與予南入武夷以遂宿諾竟以人事歲寒違志又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蘭溪會虞佐與談吾子制行與章

前輩所以高邁是又一快李自石吾廷介深可為吾道
傷尊先生安穩如何趨堂未必行路荒蕪草草布臚後
合在何時毋金玉爾音

與童賓陽

小僕回遠拜執事之辱方悉出充事跡蓋充因遭兵燹
民困久耳况既理之地民瘼素切於必理之者乎萬萬
為殘民加意況闕里所在邊俎墳寢尤當愛護乎哉屬
下諸邑尤切近民者令之可否民之生死樂苦壽夭理

亂之係焉者也所以可之否之而廢舉之者在執事鄰
令黃某舊以理青田廢於權倖今舉於賢相走以同年
知最深蓋鯁而才者也執事以為何如時事尚多艱百
惟自愛臨緘感憤

答鄒衛辰

史評甚好篇篇有新意但槩以聖賢大道律三代以降
人物殊少恕心耳且頗為諸咏所累如故物陳列雜以
新治未見其為全美也維再刪定去取盡除諸咏間亦

有昔人曾道者似覺剽竊是亦為此書之累也昔人評
史多不可計數物要其的無尚其繁君以為何如日來
諸詩似見大進大抵作詩立格命意欲如立崑崙山頂
下觀四海絕去烟火不可跟隨衆人古人亦曾有云也
病冗中不能備陳竢相會日對談

答衛辰

所論諸評誠是但人品得之天修之人各有分限故品
人必隨其所至則公耳春秋立法未嘗不恕不然何以

責備獨於賢者聖人用情未易言也諸咏在評後不過咏所評耳有之則複無之亦自好初不見其遺也必欲用諸咏恐終為此書之累耳會面當有忠告不佞

答黃元質

使到知治鄰益善蓋鄰向以城完民病比諸邑稍淺日下無寇虞未可便棄武備所最急者菽麥不登復苦征役猶人病憊而負其有不蹶而死者寡耳今必藥其病逸其勞而活之者責良醫焉惟老兄加意童賈陽有志

斯世者可與共贊好事萬萬毋墮初心毋以鄰小為不足為今天下稍可以盡職行所學者唯守令而已古之人苟可以利民者亦為之幸自愛自愛走經年伏枕經史類一切罷去所餘者壯心耳然處無用之地每思時事憤憾不知所為匪才瘦骨所念者一歸耳使回心緒縷縷不能詳陳會面未必

答方元素

別元素期年耳病兼之冗蕪之酸楚嶮巇兼之而思我

元素未嘗以病冗酸楚喞劖妨也元素以我為薄於情耶自武夷後期杳不聞元素消息閩人之到京者道吳者非所與知者不問也稍知者問之曰不知也音塵契闊有以也去冬失一蒼頭蓋曾事我元素者今春之遣僑吾工者故不知所以問元素也允默來適有太湖之遊相左又不及問元素者也五月曾鄰城介至道元素動定甚悉云四月已到家旋附候狀而今不然也豈其傳聞之謬耶抑其故為無益之誑耶是後惟日望元素

之來矣而筆硯則以病廢方思道知我情也豈期元素
秋末猶在閩耶夏初手教冬初方到吳音塵契闊有以
也即張燈作書尚不知此書何時到君側耳臨緘旅淚
汪汪欲詳復草草

與白方伯

別後得令弟消息於都閩公知執事有無涯之戚竊以
為國自重節悲如何大冒新定閩地復苦旱荒又知執
事純愛不遺重勞憂念謳減之恩寔延領於執事也江

南風北江蝗災事聞處處舉行民瘼莫有大於此者
萬萬為民加意親炙末由病中草草

答倪宗正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先皇帝一進
城耳又家食朝餧暮粥飲水甚甘也天下將太平吾輩
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為羅
浮之行非漫說也

與胡方伯

首春不獲侍以小嫌不敢而願教之意與景德之私浮
乎儀矣有吾生謹者開化人文山先生某之孫中書先
生鴻之子文山通古學為世通儒章德懋公所畏者中
書博達簡淡銳進勇退大進乎今之人謹少靈識有奇
童稱十八著書為詩文皆崛峻凌厲可喜可愕於三教
經典皆明曉其隱向在京師敝友黃應期何仲默極稱
其穎發以其祖父子各擅其長皆一代之人物也比到
吳偶獲交其父子且稱知己焉往歲盜在三衢文山草

堂已入煨燼中書流離斃於道隅兵荒疾癟喪亡憂難莫甚於謹之家也走竊以文山中書之積天乃降謹反甚於人人殆不可曉謹以顏異多能年且三十阨窮落魄尚不得第一方而且食此百罹文人多窮固其然也近者走千里求為槽戶走蓋深知其非志也弗獲已也而顧不能謁公卿且不一就掩戶歔歎而自嘆其窮耳伏惟大君子憐才下士憫人困窮念文山中書之積之報念走之交幸憐謹之才之窮而或有以處之乎走非

謹不敢勤君子心力顧為謹弗獲已矣皇悚皇悚

與姚元肖吏部

客歲再上無益狀久不得命執事名益高位益崇盡天下豪杰而友之凡在同儕孰不以得侍游於君子為光顧走無似自廢於萬里之外不得以朝夕繼見執事能不遺之耶走在京師時獲罪於貴人退歸後致謗甚烈執事朝夕與處亦見走願為不善乎執事交遊日益多而走日益踈浸潤之譖勢不能無入於左右之耳也執

事能不疑之耶年來獨處荒蕪日對芻畔固已忘意仕進竊欲於天文地理禮樂仙釋百氏稗官小說諸書繙閱一畊冀得其糟粕以為不如是不成通儒不意碌碌歲年病冗相迫一不得其門今雖少穡息然神思恍惚漸覺不復能記憶耳通籍十年守雌如故而日就昏曠建功事業顧豈在我輩哉因風力不欲久斷音塵不覺吐露衷曲慙醜醜陳佑卿萬士鳴蘇天秀夏舜俞諸兄長為道懶慢身跡疏遠固嫌於通書也

與人論事

隸人持朱書至威甚不敢逢執事之怒禮之請為致口
詞萬一執事之霽威也不意執事大遷怒於區區隸人
再至張大執事之威推門破戶以必得袁景而刑之以
泄執事之怒而辱區區之衣冠也亦已甚矣區區臥病
京師被蒙聖恩賜之南歸孤貧無依寄家外氏實賴外
氏之慈也外氏耕鑿自為讀書守禮上不敢逋朝廷之
賦中不敢違常賦之後下不敢於非為且景年望八閑

門待盡在朝廷常典已在不役之數况恩詔屢下而所
以丁寧告誡於有司者政恐有司不體優老至意而使
山谷老人不蒙朝廷之實恩也向者不勝催促控詞於
侍御王公賴王公之明行之於有司王公仁不可私
請而即憐其義必真知其為不必役之民矣有司未即
行而執事之白板未書捉獲再四心得景而刑之夫以
不役之民而欲刑之毋乃干朝廷之典而伐王公之令
乎區區伏枕其家實不忍外氏之苦也力疾致詞而重

違執事之怒穢惡相加不可聞於人人夫不可聞於人
人之詞而可加之君子耶區區自登籍來安貧守道卧
病二年不肯妄登公府今雖自廢尚從曹屬之後執事
得而辱之耶今以一言不合必欲行其血氣戈盾盡露
而欲如何志士顧有不可辱耳區區讀書効學聖賢義
之所在死不得辱也且執事享朝廷重祿真能不素食
不妨職上不負朝廷之官下有多少惠澤於吾百姓乎
此區區與執事之所共明也且執事之職事固別無所

重而真有重茲一役耶剛柔重輕緩急之序固嘗見之
真矣執事豈不知景有朝廷之典有王公之命而在必
不役乎第以一言小忿不能忘而欲快意於區區耳夫
朝廷設官分職其意何似苟得勢一以私忿行之至有
戕賊百姓而不顧噫此志士所為驚悸痛心而悲焉者
也興言至此曷勝激烈惟君子能容盡言幸毋怒

與傅子木虛

文潔藥物多累賤恙差勝前微覺熱痛耳星者能造吾

之命乎君子不謂命也箋二十葉奉上幸脫水患者陳家卷子苦苦推托容細推究帕子尚在袁家不致沈滯晨朝處分童子種樹灌蔬除荔蠶生事匆冗雨晴幸過湖上為農談如何

又

讀百竹之書令人涕零世人不如百竹多矣弟之愛兄未必如兄之愛弟也有人往南海走當作字贊服之吾輩揚善之心不識面者猶表而出之况吾友乎渠門戶

走當護持第此事須面言非可動之筆札也漫音發去
第二冊中有那移幸為一一母致差錯霞邱生詩幸錄
一冊與我何日到湖上專為掃榻

又

青野堂已苟完絕無塵埃汚賢者巾舄也候益館養蒙
齋專待吾子作大字龐公鹿門幽寂古野頗不相減世
上事紛擎未暇聽也莫相報莫相報蔣詡徑惟許求羊
走頻訝子履聲卒已漫稿失去莫落吾子之手否漫言

報宗呂投下

又

近用茅筆作行書極佳閒中漫書甚是適意二紙分高傳二子莫作覆瓿

又

伯固竟死京師竟無子苦哉苦哉哭伯固不能已於言也厯老歲暮竟歸耶新春竟去耶韓子所謂吾不可去子不肯來鄭子所謂會苦濕青衫情多生白髮其奈何

文潔久候不至固知歲暮如朋友之病何力疾作字雖
不費心思亦頗耗氣而況於子豈得已哉

又

此紙前日遣東之持去偶值厓老歸途見之遂過我門
作午草草由西峽歸矣今更過紙檄三子看轉移如何
施子襄事公衡未愈滄灣老人不及至也

又

趕門奔走自是我弟動止無常自致狼狽不干寫字作

畫留連光景也國賢下第不為異此時君子道否正是
困心衡慮時節看國賢用志如何耳明當為力諍之諍
之不得亦當付之無可奈何也勤可及第昔人云以手
搏得狀元是在千萬人中奪得者凡物人可奪得未足
為貴語云匹夫不可奪志人一身來此天地奚啻萬金
貴在自寶國賢只是不自寶遂起人爭奪此正對也竟
不呵呵堂成少谷之門元無俗客但有上座次座之等
若云先招賢士方能代出賢才即是勝心勝心最害事

百竹書中絕無不平但自叙其劖伐勞績耳雖然喜慰
喜慰

又

表弟數日甚擾累吾予僕間氣近來一掃不留閉門而
已縣官如此尊貴少谷如此卑抑尚不能濟小事都付
之浮雲過太虛也趙門所為一一合晚宋家風徒使人
抱恨今日正是割地致金繒不能免時節也不可云不
可云柴門亦累人遑遑過日一切事未暇行為八日未

敢邀吾子容走柬也詔到出城厓老書賦詩未就得幾
日可去乎

又

廿九日決請拉諸君到敝園荔子日見其綠暗紅稀矣

又

此稿煩為走看過病處抄在圈下或為改過校讎惟其
是萬萬勿避蕪藁早發下渠數日內要入石也聞巡公
府主求民望吾子肯與試否

又

別駕公竟有此傷惜惜公衡去不能奔走弔慰奈何僕子遠出無一在身邊可使者敬此附慰幸達之公衡當亮我也

又

昨日謝枉敝廬知厓老至城中日下湖中春色總在愁裏寓目者幽獨甚也聊轡過枉吾有意否厓老如未歸

煩達

又

雨打桑苧園風欺明水閣頗覺東顛西易但池增新水
花木潑潑有生意爲可忻矣何日過我同賞天地之化

又

別吾子後數日甚不佳今方稍脫前素翁書來約西禪
爲會諒今日方到當走西禪吾子可不來會素翁乎走
先達之耳

又

喪祭未畢冠婚在下復無一錢着橐柰何朱墨家實無
有惠我一半

又

舉人名次乞發一紙相示文輝入吾夢夢如此之靈從
容一二日可同來謝夢也近重陽欲過吳嶼訪師禹子
能同乎桑苧園之招無一人來走不德甚矣滄灣子水
竟北轍乎

又

桑苧園新成明早雨晴請連步過湖上觴咏功名事可
付之倘來也

又

少谷柴門四字信佳吾弟平生莫未有此竒此竒乃谷
老神助也草堂元不俗着此伉儷無妬也

又

晉書發下厓老到城了事後千萬為拉諸友同光湖上
專望專望沛夫處何日行禮祭文須吾子作之走志之

厓老表之石門圖之諸予詩以挽之是必是必藥煩令
弟一行

又

頃所云走思之尚不獲於心今夜枕上詳之旦日有以
報吾子耳三日過到城門歸登釣龍之臺上第一山願
與吾子同之

又

不敢入城歲事更始特到文堅兄家奉會諸君幸同出

城萬望

與鄭蒲澗

見佳作知蒲澗之窘也古人正於此際見進學工夫幸
自愛石碑已磨定在此休暇乞拉徵明枉顧從容敬東
來請

又

數日不面懷想愈深於徵明猶是也少暇能過關上一
會乎太湖卷向曾求跋於徵明見間希為一速日來佳

作必多教音杳杳何也顚俟顚俟

又

禮生事宦途冷熱大率如此毋足怪者至日在胥門有一心曲話欲面語待已久聞命欲各衙門行禮畢則在午時耳故先趣歸心曲之話未可紙筆啓也蒲潤至捷敏者能揣度之乎徵明可邀到闈否墓表之托至懇至懇

又

閱相者多矣皆不一其說此頗近理盛許蒲澗下科壽
七旬外位五品別無餘說背後亦乞細詢所以上司俱
在蘓城關上之往宜不能待紙一百筆十枝專人奉去

又

舍弟逢東蒙林同府先生見許令愛煩蒲澗先生玉成
其美生早晚當到蘓州問名拱候所命

與木虛

公衡行路安穩乎慰慰寒家弟妹而下幸無恙但谷老

常病耳方君詩病筆未能錄若爐若佳即能喪志當為
吾弟搘碎否則發到草堂作公器配我白鳩杖也太初
集幸早促完十四部未領漫言漫聲猶緩也不急之物
亦愛而錄之乎仲默詩方在覽中太初落板便當補之
陳家卷柰何恐作烏有先生耳

又

所報數事皆所欲聞厓老入臺名實俱稱此地此時看
厓老鋪張矣胡世寧此疏固美三人者為朱者請入經

筵但此三人後日朱陸異同之黨益分矣今天下豪杰
豈止此三人天下稍無事君子者使分黨一分而後小
人得而乘之矣宋朝故轍也可慮可慮師德還山之人
乃不得首邱自取之也惜哉四弟疾稍愈走明日往下
江成母姨服歸途當枉諸君入草堂看暮菊一二枝孤
黃獨立太湖奇石畔不與桃李輩爭榮艷品格顧自絕
高也

又

數日扶病骨督工開池得甘泉二坎可比清冷吾子速
過我共知此味竒哉竒哉厓老十六成發否走買舟候
送吾子可同之兼問公衡之疾文旭之醫走氣色不轉
有何藥療之大丹難得駐顏何時柰何

又

今日是清明後園鑿池種樹看田畝揀秧田園之興勃
如也請三子聯步過我踏青叫白無不可者少頃當扶
藜俟於賢士橋莫徑歸也筆遣去鼎菴文木虛執筆人

有常言少者勞也素翁之處晉溪之死方今却用中間
一流人也小野書已遣去公衡家耳

又

公衡去否聞說遣人到我不見到今望自來宗文久不
相見耳文輝世亨文潔閒可拉顧草堂滄灣聞欲過我
此其時乎過此則歲寒矣燈面畫否陶學士欲請過西
廄館之也

又

亡室宅兆頗溫燠啓封煖氣如炊飯來春當邀吾弟採
秀一行毋曰風波阻艱山嶺峻絕也夔州以還之稿真
相信乎然純駁不一須擇之耳匡老近有書云暢月廷
試來春決歸甚喜墓志奉去吾弟一鑑倘如意當以數
幅分諸友但首二行鷄不佳

少谷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少谷集卷二十

明 鄭善夫 撰

書四

與梁日孚

別後凡數寄書再不得吾兄消息杜門索居無他念慮一則日望太平使吾輩山林之下得以穩睡一則恐離羣日久學業就荒矣聞應石門已南歸近亦有書來知

吾子居京師亦頗持獨興懷興懷又聞白浦在西江與
虞佐少有言白浦執言忠良會事古今多少賢達祇為
區區血氣所驅使害了一生此事果爾不敢為白浦長
也近況如何關河許遠音問稀闊不識繼此再得如往
時否也苦心相聞不盡所欲語

答思道

西湖別後得嘉興手札宦况今如何或出或處或久或
速君子惟其是而安耳方今政治更始正吾輩行志時

節先甲後甲理亂緒幹父蠱端在諸賢得時最難時難
得而易失時非高爵厚祿之云也古人往往寧蓬累而
行者謂何際遇難也今天下百務極矣生民之苦未有
甚於此時者矣事極而反常數也今海內豪傑之士皆
有彈冠之志欲行其學但不忍辱其身矣吾兄珍重珍
重善夫日來無他喜好近結草堂於湖曲日對田叟牧
豎談村鄙中事仕進之念已索然無餘所餘者望治矣
面晤末由臨風悵惜

答平厓

海濱杜門屢得勲定甚欲吾子同隱今皇帝道化維新
吾輩草茆荒僻莫不有茹連之志何者行義達道本吾
儒性分內事吾輩羈縻廩祿相率引去者非好為孤
潔之行也苦於上下不交也致君堯舜今其時乎時不
可失天下第一等事莫讓與他人做去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其志非以求富貴利達也萬萬自此堅忍其志
伯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百司庶

職莫不有經濟存焉勿曰吾未當其位未得盡行其所學也善夫病苦彌年煙霞之疾未瘳徒有耿耿耳拭目以俟同志者不備

答倪小野

善夫啓曲江使人至李公衡至兩拜書兼以公衡口所稱述慰慰以南雄之小以吾兄為之非是了公家事便為稱職也况今聖明在上切切求太平太平事業何所始何所終四時之氣自一心而推之萬方之政自一郡

而大之是已吾兄珍重珍重善夫自抵家削迹荒村與
野老無別近哭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餧暮粥飲
水甚甘也家孥輩不知吾輩安身處覽其局促勞苦耳
夫子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士君子欲自愛其身不
為枉尺直尋則亦安往而辭貧賤焉勞兄遠念漫及心
事天下將太平吾輩耕巖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
友欲往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漫說也

答道夫

介來承惠草堂贊此時正窘促甚為得力曲江新政甚
有精神喜慰喜慰吾兄知剛柔內外之道乎孔子云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外柔內剛剛柔相濟而不相勝者萬
事之所以成也况一邑乎蒞事貴精勤又貴簡靜精勤
而不簡靜則羣小易欺簡靜而不精勤則衆務多廢二
者貴相須而不可偏有者也近聞吾兄甚精勤恐未必
簡靜簡靜最難事必須學力學力非窮經博古詞章記
誦之云也吾兄幼時曾熟讀大學與中庸今但舉二首

篇細思而力行之是耳方今聖天子求治甚切吾輩幸
丁其時在外則堯舜其民百里雖小最近民者也非求
大學問安有大事業吾兄鄭重善夫自廢彌年矣古人
幼學壯行上有聖君故不忍枉已以出也不然作堯舜
巢由歌誦太平如何明歲過羅浮經曲江欲作太山孫
明復乞俸錢耳添丁之信如何懸念懸念七月五日善
夫頓首

答戴宗道考功

近拜三月四日手書教愛良深所喻放浪山水間以有
限之歲月供無窮之耳目意思大好再三把玩以為藥
石也走年來於山水之興不覺頓減非有所長進而恐
喪志者想亦精氣短少自然有不逮然也自渡江即聞
孫太初之死一往吳興稍致死生交誼再又與應黃二
子有夙諾遂過天台與居月餘而後竟趨武夷摩挲數
日慨然有卜居之志實非為山水濡滯也今者易寒暑
杜門荒村兀坐一室而已近哭先皇帝始一至城當路

了不知有僕也今聖天子在上賢士幽側以次彙征而不肖貧賤如此恥也但人處淡泊內視平平耳吾兄司人物衡鑑聖天子如此求治而吾閩尚苦酷吏柰何昔孝廟時有君而無臣至今為恨非無臣也位不當人人不當位上下頗也善夫徒有其志山林無預願以此為足下獻

答朱守中侍御

計兄是行心得會陽明必大有所得致知之說大好數

年同志所講明所用力豈外得此物但舊說雜沓於胸
臆不能脫然篤信而力行之也凡人挾其所有語之以
所無則惑守其故常語之以所異非惟惑也且羣然而
議之耳善夫比歸惟杜門溫習舊得靜中時時紬繹始
覺得此心大是難捉縛的物方見古人下死工夫處孔
門由賜而下人物未可輕議也陽明先生立此大功業
今又遭值聖明善夫日聽其大行不加意思以為法程
末由侍屨門下心歟如也素翁隱志甚堅山齋已在行

松崖伯固想當膺命而赴草野薄劣貧賤惟甘日惟祝
吾君聖壽萬年以致雍熙之治矣所以答兄之知如此
而已奉晤何時想憶極切

答蔡廷彝

九月朔杭邸相聚惜無幾時念賢甥器識良可遠到妙
年便試此大邑適承頽敝之後又正是盤錯時節今之
所謂遠到者能文章取聲名作好官取榮貴已焉矣今
看文章與貴權畢竟於心身上何所裨益惟吾甥試思

之繁劇勞苦要須有簡靜者為之主一如明鏡何曾不
鑑物鑑而不留則身自不勞矣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
歸况宰一邑乎學問只有一源無夷險靜鬧無中夏無
夷蠻無窮約無宦達若說忙裏廢工夫然則閒時用甚
工夫孔門學問是箇仁仁是箇愛今為民父母愛便是
本中間抑強扶弱興利除害大憲大辟皆自愛上推去
勿作德念勿作功念此便是學問今之為吏者多行其
意氣意氣蒞事能有幾時意氣重在名則徇名重在利

則舍名而徇利意氣者害真之本也是以君子貴知學
惟吾甥珍重善夫力薄躬行徒有空言敬為吾甥盡之
如何病中草草

答林茂貞

近拜名篇教言珍重林下諷詠真意何日忘之善夫杜
門已無復仕進之念才微命薄雖退處閑廢尚恐不獲
死所何幸今者再睹天日故雖窮約得為太平遺逸萬
分俱足矣近林克相書報吾茂貞中興一疏切中時政

若一一依據而行真足以復黃虞之治足驗吾兄所養
之大索居離羣時事多不及聞諫草幸寄下一紙以慰
岑寂至望至望吾兄日用更作何功夫廷尉事得稍行
所學否古人夷險靜鬧皆致力之地也善夫比來精力
覺得疲頓累鞭策不起日用驚懼過此時節便是衰頹
之境也有警語萬無惜以次相聞慰慰伯固兄行草草
未盡

與吳德翼歐陽崇道論恤典事宜

讀嘉靖維新錄竊想新天子仁聖痛念海內久罹毒苦而曰自今與民更始所以收天下之心者何物財者民之心也曰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曰已徵在官者准作下年該納之數又曰嘉靖元年以十分為率俱減五分伏玩恤典是三年之內赦民財賦者半也何者十五年全免十六年全徵元年減半此恤典正意也全免之中有已徵者若不准作下年全徵之數未免是狡猾者稱幸也蓋以十五年民知有赦故狡猾之徒或徵而不

納或納而不全或三分或七分今將十五年隨其已納
多寡兑入下年全徵之數納三分者徵其七分納七分
者徵其三分使其十五十六二年皆如元年民受五分
之惠方稱至意迺今當事者或以十四年以前俱有已
徵與逋負者將准作下年該納之數一款一置弗論殊
不知十四年以前民安知有赦夏楚之下其有逋負者
豈得已哉廟議此款甚有斟酌但曰已徵在官本指十
五年也却不明言十五年准作下年之數本指十六年

也又不明言十六年此蓋一時言不盡意處致使當事者疑似遷就不即將順其美近者全徵之命或者上傷聖天子之仁下傷萬民之心乎且僕聞之君子貴從厚有此聖天子在上切切求治正吾輩行志達道時節縱有聖意未及處就如長孺之發粟亦得而行之况恤典顯然如是乃以文法疑似之際反使民重困乎若以處置軍儲為計二年之內尚有五分之徵倘以諸色已徵未解者奏補亦何不可只據一項掣過餘鹽歲可八九

千以補軍儲亦何不得竊以全徵之意豈不以進貴之
變乎進貴之變其旨未全在軍儲向與見素公反覆極
論致亂之由有數端焉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食盡去而民不亂其本謂何若以三月失糧便
足致亂則三邊健兒當先變矣三邊之卒至有三年無
食云何不變況八閩軍士征戰日少且有生涯若處置
得宜雖逋之十年保無變也今但談虎變色而不探其
致亂之本僕恐全徵之事舉行不但傷萬民之心也昔

孝廟朝有君無臣憂世者傷之今天子仁聖正賴諸賢
翊贊將順共成雍熙之治千載一時也首先一事便使
朝廷失信於天下僕恐有志之士不能無致憾如孝廟
時也僕自還山已分填委溝壑何幸復睹明世有所見
聞敢不為知已者盡之倘賜采行不勝幸甚

與歐陽崇道

徵糧事宜使君處置甚停當十六年今竟全徵乎下民
洶洶又聞十五年以前蠲除者今欲悉徵之果爾善夫

有蹈東海死矣如朝廷天下何士君子窮居讀聖賢書
便說欲兼濟天下及既得志為富貴所乘便諉之曰時
不可為今上有聖天子大賚四海吾輩時命既得何為
而不獲一無所諉乃故為憤戾以行其血氣柰何柰何
使君何等人品何等力量部下之民皆使君兒女也陽
城政拙至今照耀人耳目大丈夫當立名萬古眼前得
失不足視也非托至知不敢如此直率幸亮之里役事
近聞奸宄往往漁獵嚇錢此事恐須冊定後面定庶杜

此弊水利呈敬再上

答歐陽崇道

手教云云使君為百姓之心極盛矣縣家誠不知使君至意知人任使最難今百姓戴使君真過是父母故愛之無不至慮之無不深每使君行一好事惟恐其不勝復恐其未終竟以去也真切真切并圖水利二事蒙行縣俱未發出萬乞利導之倘有來言不便者皆私意也秋糧事百姓未得明降日受縣杖併猶豫如有所待又

以十五年全納者十六年分一納在官倘准下年之數
決無退還之理公議作何處分使君曷不揭一榜明開
緣由以喻之民惟待使君一言僕不欺也懷安雖稍完
民其無如矣使君試聞其怨懟之聲何如今之能官古
之何如也饒舌饒舌

與宗道

客夏拜篇翰情誼深厚至今在心膂旋有報書山林况
味大槩具陳矣世道嚮明賢人君子以次在位喜慰何

可言善夫自揣不肖寔未足為世用獨守愚拙甚安也
或者又以善夫尚掛名仕籍遭值聖明乃似進非進似
退非退經年閑門不無疑於終南之捷者善夫立脚未
穩亦不能不動心於或者之云今自度既非用世物料
只是求一明白使得一意山林讀書談學教授弟子名
教內當做事尚多功名事業莫須有宿緣在善夫覺得
無此分命也惟執事實知之何以教我瞻佇瞻佇鄭鹿
門劉函山正欲作書素翁行迫不及也致此意至願至

顧

與平厓

未入道以前連得詞翰邇來所養益深矣繼得上執政書一一切中興漏略處此後經綸可占也久不見報近送素翁至西禪得閱新政數大事人恒言山林草野之士嘗過憂易曰履霜堅冰至春秋防微杜漸謹之於始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聖人之意深矣深矣善夫江湖邱壑望治之念如執熱者欲濯清風極真極切苟得

小康雖終身為逸民死甚樂也素翁行當又為世道一
卜吾兄身居言責凡平日所講明所欲言請先舉其大
者要者不特職分內事三十是立脚田地四十是不惑
田地七尺之軀寸寸是可愛惜者既不為利害所軋此
外無足慮者萬萬為天下珍重切望切望素翁行道
勿寄囑不及起居

與歐陽崇道

善夫啓西禪幸再挹尊範江湖耿耿所欲言未得從容

盡為知己者一發愧負愧負水利事深欲留念曩時向執事陳說此事只為一郡民便熟計執事斷能信而行之也不意一落縣家遂如石沈水就僕一里再三陳懇竟不得遣官一視遂使執事美政頓成虛文矣今齋上批結一紙求覽若如此發行執事以為行得否也僕亦知郡邑公務實繁瑣視此等事真若迂遠不切時務然名信臣守南陽民呼為名父史只稱其勸農桑開溝瀆起堤閼晦翁提舉浙東歷窮山長谷鈎訪民隱首治四

明黃岩涇堰以為民本蓋民無食設許盜賊皆自此起
究竟此事雖今之迂遠實古之切務也僕誠不以今之
能吏待執事猥辱知待遂首有此獻又私計晦翁是舉
請給公帑動數萬貫今此又百姓自為特假上人威權
以齊一其力耳較前歛若易易也一落縣家反若是之
難目今暇時已過農務將起想成罷休矣水利與併圖
二事本是深耕薄斂表德王政至要也近聞併圖事亦
委之縣家徑申僕恐又成畫餅矣行此等事下民雖云

至願至便然安習困苦寧是坐以待斃實不知出脫之
方只在在上者指其迷而利導之譬如黃口赤子困疴
療但知啼號而已豈能理會其病源所在而求以扶療
之耶今願執事視部下百姓即如赤子一般看聽其啼
號之聲充其惻隱之心則所以按其病而投其藥者自
不能已矣藥之不愈顧且日夜旁皇遍求明劑決不坐
待其斃也此實七情之正中發出性分內事也僕自病
歸無所與於世事迺有芻蕘之論懇迫於執事寢以執

事志行相同自量言之必猶出諸執事之心也隔面忉
忉不勝勤繾萬惟終鑒在部下幸甚

三與平厤

素翁行後再發一啓專為素翁議廟號事大臣以道事
君不合則去素翁一出只以成事不合以去天下其謂
何若不合而不去自處其謂何今世道雖有太平之望
然天下人心望治之機譬言如隻力挽陷車之輪纔轉動
依然復故處也且看近來一二事識者已占其未然矣

大抵天下事多是吾輩自壞三代以還其人才氣數乃
縣絕如此可嘆可嘆厓老近來有建白否治天下有本
議天下事有要今上聖明要在親賢士養德性經筵進
講亦不在多言只把大學中庸誠意誠身上着實開說
務在躬行要見二帝三王盛德大業皆由此進日養夕
息自然充拓光大聖德一固凡百機務自此中推出決
無悖謬矣凡人氣質不大相遠今世學術不明槩用其
氣質變小人為君子變君子為小人只是箇風之化公

看劉瑾時多少才雋皆受變一畊孝廟朝亦即是此人
才非天又別生一畊人也此豈不是風之化厯老在言
路要只去其太甚者微瑕寸朽值此聖明要皆可化為
忠以贖前過如何如何走蠹拙無比近來意向在行止
之間元無拘着飲食粥中不惡也順報便人去追信
筆云云百惟為道自愛

答湛甘泉

近拜韶州手翰并大學中庸測古小學訓規連日披誦

吾兄之冲養深矣善夫無大器局天機甚淺竊有志於是氣力卑弱而舉手釣未見其勝者幸藉師友夾持至此今又去之窮海之濱閉門靜求尚覺或存或亡日用驚惕實未能伏得此心安帖乃今始知聖學之若是艱也向與應黃二子期到西樵後二子不果來閩自擬是春獨往今又不果矣近得宗賢與守中書備述陽明先生有玉成至意實切摶趨但以出處未甚分明故遲遲矣大抵是向道之念未有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真也素

翁正月離省下聞中途尚有辭本尊翰今附去人早晚
想聚京師也叔賢近況若何敬問百惟為道自愛不宣

答石龍

自東陽一書後再不得消息前素翁去匆卒草草數字
相聞而已不知何時到京師吏曹以何地相處爾今上
冲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患者
知學之臣以講明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
然後可以責成唐虞之治耳今日四方徵召多是邱林

冲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道君子得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見於今日也素翁去意却欲徐徐或者多以為君命召不俟駕竊想素翁意思正以近世大臣去就太輕故所就亦多苟且故堅卧而强起強起而濡滯者且審人生注定之果如何耳此老若當軸直是要幹古人事業實大難得甘泉兄過韶有手書并諸

新得見寄連日閱過儘多啓發處此時想聚論京師有
不一處幸與商量務歸大同至慰至慰南洲兄起否久
不相聞矣前領東陽至意平日所學何事得時行志吾
輩一大心事然君子蓋有自處者走不為自便也未面
俟再詳

與應南洲兄

久闕聲問矣聞石龍竹江俱已就道甘泉此時亦已抵
京不知兄何日出門也先朝廢置者率已登用諸賢一

時同朝實太平之一大機會也竊以興致太平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要須識得小貞大貞之理自古君子在位能有幾時往往為喜名好事者將好機會失却兄見林茂貞應詔一本否議論得極正大處置得極縝密但其言語太峻急無涵蓄後來遂生出許多支節不相下氣只就君子一邊便不能得其同心共濟矣吾黨最患是分黨相治則凡乘間而伺吾之隙者何所不至此事稍覺轉動良可深慮兄其體念之近得甘泉兄訓規大學

中庸測分析條件覺得窒塞費氣力相見幸與明辯之
善夫識淺近答書未敢論也

上孫九峰大司徒

善夫癸酉秋獲送道旆南歸旋以疾去之海上侍履無
由每瞻嵩南九峰鬱鬱而朝廷之柱石在焉自我公去
國十年而十年內之風物氣象何如也今上聖明應運
御天而我公實起而輔之是今日聖君賢相一時同潛
於襄漢之表今日飛龍在天而應之者固宜有九二見

龍之大人也於乎不圖漢唐宋而後復見堯舜為君舉
夔為臣而同廷合席也蒼生世道何其大幸哉公之一
出一處實朝廷安危之係天下治亂之準也信非以一
節自止者可比方其萬一也今日幹轉元化整齊綱紀
非公其誰也先朝之弊甚矣今者其後甲三日也一動
移間就可黃虞其天下使萬物各得其所願良在此一
大機會中萬萬不可失也善夫踈凡迂拙自知當齟齬
一世謬充我公昔日藥籠中下品在教養徐議之列銘

深肺脅奉違十載中間稍出為先人贈典隨衆獲罪以
不死餘軀復解去草野荒落竟不能時達其私情隆想
天人愧負門下多矣遭際明時正好執鞭為大君子御
又以病居不得聆警教於萬一情其謂何昔溫公謂元
城先生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曰非也光
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
所以相薦也善夫於公視元城於溫公迹實相反敢自
避其斧鉞之誅哉顧自原其望台之私實無間顯晦希

曠之迹有難以言語自文者因吳德翼之便敬此布下
悃伏望益為天下加愛不宣

答楊叔亨

宗道至始得吾叔亨動定云各係公事亦不頻相見日
來切磋何人詞藻之學視往日較不動意否恨園聚日
淺猥辱相與至意實未有毫分裨益愧負可言容色音
問之闇又將三載矣善夫此歸只為求所以立者閒居
靜守追其病痛所在日用應接為所障礙處甚多不見

長進計今犬馬之齒去四五十直咫尺間耳因念入仕
將廿載分內事未有一件成就此身負陶鑄多矣周勤
可所附來書是今日到拜教拜教前寄去口義多出一
時應答不足觀近稍看過儘有未更定處累欲抄去求
吾叔亨評改且未能述而自歸以後無有從講者未曾
上紙大抵四子六籍只是一致但尋得源頭分曉萬軸
破竹矣口義原不為著述第使聽者備不忘耳大學明
德中庸性道教作何理會若苦去書本上搜求該博一

旦年力衰莫却於何處安泊易理今頗見得幾分比舊
說較闊大未敢謂斷然是如此行將與吾叔亨面論之
春秋元是舉業上工夫今幸已不記憶大段彷彿得聖
人意思未暇攻矣象山語錄大槩在鳴冤錄今人學象
山如鳴冤之名可作口實耳古聖賢立言只是發明這
一件事若讀書得法更不消許多朱子精義象山廣大
俱不外此學者只管較量朱陸同異恐反被異端揶揄
也吳德翼去促草率布此德敷克相俱無書幸引賤名

與思道

自去夏拜緘後續奉三狀不知盡得達否倉卒為別又是幾番物候耳日月如流吾二人者皆是四十左右不知更有四十年於世更得幾番離合也學問未成事業未建善夫此身愧負於君父朋友多矣今雖處散地畢竟吾輩平生所講明何事及時致用自是明體者所不忍失善夫庸劣迂拙兄實知之其平生自揣實不敢過望其所以自待亦不忍自薄得一僻邑而治之鞭策駑

蹇日不越百里容或有濟顧此官階似非可下而出宰者當此聖明善夫顧矯而為高耶近士夫中多勸善夫可速出善夫私念出處決不可輕窮達斷自有命前此僕僕道途旅進旅退於君親未補毫分而身心所失奚止尋丈倘不我錄顧當安諸命焉已矣惟兄其教之吳德翼謂必致書山東燈下草草

答歐陽崇道

承下問求民安瘼之念藹然可掬以公之賢明進無似

於忘形之地善夫顧忍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耶坊里事據善夫耳目所及儘見公溥寄報職役人戶者改正甚多百姓至愚而至神孳孳求奸反受其棼看來百姓儘為恩威所囿轉移之速而不忍欺不敢欺者又在於揭日月之外也慰慰其首報未盡者又聞開自新之路其一二未平者又聞開自直之門可謂盡其情平其政矣但鏤版一事善夫敢盡其愚人情彼此勢均收除之際於升合計便宜自有許多難處處里里如此草冊甚至

有抄舊管者非其緩急得已之罪也聽審間第不失以正對耳若一一刻定百姓十年受其縣拏勢必至於更易更易一多公忍盡誅之耶其法只在於部省府縣四冊一時俱了則自無弊矣鄙見如此望惟高明更裁之山林迂腐恐不足以窺公妙用未敢便以為是也

答王應時

承手教繙繙至意深悉別後動定執事行益高學益邃而取善益廣善夫不及也天下多故則小人攻君子及

稍無事則君子自相攻天下事最患是分黨既已分黨
決無有相成於是非之同以共濟天下者是國家之大
疚也執事其念之善夫久居荒寂日思海內故人人各
有長皆是善夫師表追憶教言恨不得縮地未止是聞
足音而喜也出山尚未有期奉晤無時幸為道自愛以
慰遐念

答張昆侖

平厓歸領教言且詢動止吾予以宏博之才加以恒嵩

河漢之助宏大幽邃無不有之矣善夫入山日深矣何
日得與吾子共談天地古今之變以究出世之論也馬
江二子復得合并知吾子甚樂也夢澤竟遭此摧抑過
剛則折吾輩亦當自尤也聞擁車者通州足以見夢澤
之素矣閩浙之行莫是謾語否待待太初豪奉去此走
批點者此刻出之徽人徽人好事而畏禍多將原題易
以已名又將涉時事者削去可恨可恨今此盡行塗去
更有潯陽歌十首在汪希周處取入之煩再刪過看與

鄙意同否至望所惠書甚佳拜貺拜貺

上陽明先生

善夫蒙天不棄癸酉歲得假毘陵之謁猥承至教柰以
天質凡下無有其地因循歲年幸再私淑諸人稍知向道
是雖未及先生之門然竊念先生之恩信與生我者同
死不忘也第恨立志不堅時作時輒比來業不加修病
不加少恐一旦即死與草木同朽不及終志門下不無
負無涯之憾矣去秋擬出門再沮於大病至今未復區

區樞趨寸忱未有一日放下也子莘往敬布下意萬興
不棄絕於門下不勝幸甚

答張起溟

適作書寄去程丞且至彼此相念一而已矣讀教札悉
公已造高明地位生此天地得為人為男子復備此聰
明不求實作用以了此生良負覆載學問無處非致力
之地所謂厭喧就寂避繁入簡去富貴以樂貧賤舍山
林以混市朝凡有意必皆非也公根器大佳求所以安

身立命處甚無難事辭章技能奚啻苟屣也善夫資稟
駁雜鞭策不起無以答知已秋冬不免一出隨世遷就
非其志也承委作尊翁壽文於公有愛哉善夫自永感
後不忍作此項文字今敬為擣翁傳如何文思蹇澁亦
須旬月可辦當有以復也未盡

與朱白浦

近聞兄出視齊魯歲裏一啓恐不及矣平厯此行與兄
同地凡百敷張自身而推者日與講明沛然中正矣喜

慰喜慰善夫自得杭州書旋得南洲石龍二械承三兄
誨掖深恩何可喻之去秋滿擬弔楓山即謁陽明柰瘧
疾纏糾至仲冬百病增劇今五閱月矣尚面無人色精
神血氣不及往時多矣近與平厓訂約異日過魯謁孔
林當移兄為會以罄所未言功名之論最其後者聞子
積子謙小野皆坐訃其有以取之耶惜哉惜哉寓岳上
布此不盡

與陳天游方伯

善夫寡劣幽塞行不逮志百無及於人人謬承君子過
與不在遐斥之別乃不獲領光霽於聲歎之下以增未
能豈所謂入山舍玉入海而不探珠耶良愧良愧善夫
自去冬病厄至今形骸盡死所餘者殘喘耳功名事恐
非樵牧之徒可以倖取近蒙有勸駕之命中賜過揚反
身自觀豈勝皇汗且自揆才力實不堪事事兼以平生
數奇百病相代自分得穩卧於聖明之世數年以死萬
念俱足矣善夫何德以承君子之辱昔陳仲舉薦徐稚

禪雖不出感念深矣病未愈莫拜堂下敬以狀致悃唯
察其所存幸甚

答李明德

春間得見懷之作備聞起居緬惟草堂促席話言常在
懷抱也此時官理想得行所學學官一而已近見時禁
所指將有紹興慶元之憂人心世事乃如此諒真見道
君子必不為所變也此道在天地更有何同異諸君子
莫是血氣異之也血氣愈用去道愈遠矣可嘆可嘆善

夫自冬徂夏純在病中今雖去體然尪憊甚矣餘情甚長族相見日盡之未一一

答魏子才

近南海李令書來始訪取得手教并三訓規服玩不去手敬拜嘉言承發示三端其提掇之意深矣深矣善夫謙劣少不聞至教沉溷文字伏匿空虛者殆十許年中賴朋友相麗稍因此中有末見然志不堅忍依違汨沒又將十許年今髮已種種矣自視實未有毫分植立好

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即是無寶知見故無此真好惡日用夾雜者又何限日唯驚惕將終為小人之歸矣此不敢自欺不敢欺人承諱諱至意寶未有以答君子之辱也鶴峰在此頗獲相觀撫侍何時天向肅惟君子體之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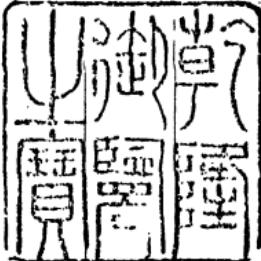
與應南洲

春間得越中二手教繼得顯仁濟上種痘事近又得二兄宦蹟皆好音也善夫入秋病稍去體然神思大減眼

就花齒半搖動百年未中而衰颯如此不肖可言耶白
下之命於病軀散才甚稱且得以暇日求吾斯未信處
竊自慰也石龍兄此時想履任相聚之喜良莫可喻兄
在京師近況如何閱邸報氣象甚見逼促今日須得一
二元老休休有容兼收並蓄化小人爲君子勿太黑白
使此輩不自安漸漸整頓將去或有可望士大夫誰非
可用之材今日用人只是不當位故俱不得其効處欲
言甚多相見在何時勞心忉忉

與林平厓

宗文知未回平厓序容另寄林廷光歲裏到徐未敢前進今復送家小回世事可知走踪跡只在江湖之間矣



少谷集卷二十